

媽大關

茹志鵬著



中國青年出版社

書號 794 文學 185

關大媽

著 者 茹 志 鵬

插 圖 者 邵 晶 坤

青年·開明聯合組織

出 版 者 中 國 青 年 出 版 社

北京東四12條老君堂11號

總 經 售 新 華 書 店

印 刷 者 北 京 市 印 刷 一 廠

開本 787×1092 1/32

一九五五年十月北京第一版

插圖 1 13/16

一九五五年十月北京第一次印刷

圖數 34,000

印數 1—22,000

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036號

定價一角五分

目次

關大媽	二
妯娌間	三
勝利百号大地瓜	四九

關大媽

一

一個黑黑瘦瘦的解放軍，胸前掛滿了勳章和紀念章，急急地跑上小土坡，看樣子他一路上就是跑來的。

他一跑上小土坡，就見一座朝南的新瓦房，原來房後面那個小竹園現在已經變成一片蒼翠的大竹林了，只有左边坡下的那條小河，還是那樣緩緩地流着。

這軍人走到屋前，煞住了脚步，稍定了一下心，就慢慢推開院門。院裏寂靜無人，四下收拾得乾乾淨淨，一棵枝葉茂盛的槐樹，把半個院子都遮得蔭蔭鬱鬱。堂屋的門敞着，一眼就望見上首高高的掛着一副金底黑字的大橫匾，上面凸出矯健有力的五個大字：「游擊隊之母」。一旁牆上掛了一張黑鏡框的半身放大像：一個梳分頭的結實小伙子腦腆地微笑着，齊肩膀下面的一條空白上寫着「關桂平烈士遺像」……。

這裏就是關大媽的家，就是他日夜思念的地方。

七年前，新四軍北撤後的第三年，十月尾的一個陰天。

在鎮東五里多遠的地方，大路边有一大片亂坟場。這就是有名的「窮鬼灘」，後來這裏又成了清剿隊的刑場；不過那時被殺害的人也都是窮人，所以大家還是叫它「窮鬼灘」。

這裏的坟堆大都只有二三尺高，四週稀稀散散的站着幾株禿樹。來上坟的人很少，野草長得遍地都是，齊齊地有半人高。草已枯黃，給風吹得瑟瑟沙沙的响。

離大路較遠，有一座坟，坟上還按了個定勝糕似的坟帽，土色是新的。坟前插着一炷香，放着一碗飯，那飯早已涼了。新燒的一堆紙灰，給風一吹，夾雜着枯葉，一起旋轉着直升起來。

天色陰沉，黯淡。

關大媽坐在兒子的坟前，也沒唉声嘆氣，也沒嚎哭，只是發愣。

關大媽在這一帶，真是個出名的心軟命硬的人，她从二十一歲嫁到關家，到二十三歲那年，她剛懷了孕，一天，丈夫在地主家累得吐了血，用門板抬了回來，剛抬進家門，就嚙了氣。關大媽卸了大門，央人釘了口棺材，埋了丈夫。从此，家中裏裏外外，就剩她自己一

個，她一個人下田拉犁插秧，一個人上山斫樹砍柴，一個人回家挑水煮飯，挺了個大肚子，進進出出，悶聲不响，有天大的苦處，也攔在自己心裏。

也从這時候起，她就吃了長素。平常她一听到叫化子訴苦，一看到人家女兒出嫁，就會淪淚。可別人從沒听見她自己說過一句傷心話。就拿她生桂平這事來說吧，那正是她丈夫死了那年的臘月初四，忽然她左右的鄰居發現她整整兩天沒出門來了，听听她屋裏也沒動靜。第三天一早她出來了，可是臉腫了，嘴唇破了，家裏孩子也哇哇的哭起來了。她裂着咬破的嘴唇，微笑着告訴大家，她生了一個兒子。

關大媽就是這樣的一個人。

現在她坐在兒子桂平的坟前，老覺得桂平還穿了那件白粗布單褂，敞開了懷，五花大綁的給人押着站在自己面前，响亮的說着：

「娘，我們不能世世代代都做人家案板上的肉，……別想我，可要記住這個仇……」
下面的話，關大媽听不清了，也听不懂了，想再湊近去看看，兒子那張紅堂堂的長圓臉，笑了笑就沒有了。

關大媽只覺得自己的心給人掏走了，胸口沉甸甸地悶痛，就像要炸開似的，喉嚨裏給一陣陣的酸味塞滿了。她想大哭一場，可是哭不出淚，也叫不出聲，只是在心裏問着自己：

「青天！我家作了什麼孽？桂平，你年紀輕輕，爲什麼落得這樣下場……」

烏雲一团接着一团，滿天灰沉沉地見不到一塊藍天，只有一隻老鷹在低空盤旋着。

關大媽眼睜睜地瞪着遠處，耳朵裏嗡嗡地响着兒子說的那句話：

「娘，我們不能世世代代做人案板上的肉啊……」

關大媽嚼嚼這句話的味道，突然感到自己的兒子，原來已長得那麼高大，那麼聰明。大概兒子就是死在這句話上的，這一想，倒提醒了關大媽。

自從大軍北撤以後，兒子一直好像背着自己在做些什麼事。常常深更半夜的在外跑，自己還當是媳婦死得早，年青人想再找一個這也是在理的，所以她就裝聾作啞的當作不曉得。直到去年年底，一天晚上，一個黑黑瘦瘦的小伙子，提了一個硬小包來找他，那小伙子住了半宿，就悄悄地走了。那知天剛放亮，清剿隊下鄉來清鄉了，她急忙起來，腳還沒跨出房門，就看見桂平高高地爬在屋樑上，正在把那硬包裏的紙片，往屋頂上二樑木裏塞。

等事情過去後，她忙問兒子這是怎麼回事。桂平笑笑說：娘，你吃了半輩子的素，也沒過上一天好日子，這些紙條裏，可儘是教我們翻身过好日子的辦法……。

關大媽一想起這事，又把兒子臨死前的那句話，跟他臨死時那副不慌不忙的樣子一對，心裏好像明白了許多，難怪人說，人人都像桂平那樣做，世道就不会這樣了。可是再仔細想

想，又好像什麼也弄不清，模模糊糊的一片。

「孩子！我老的老，小的小，怎麼給你報這個仇啊！」關大媽嘆了口氣，順眼看看旁邊，都是一溜排的土堆堆，每一個土堆裏，埋着的人，都各有一段辛酸苦辣的經歷。

這一個，埋的是張大嫂的當家人。前年年底，他給財主逼得上了吊。他的坟已給狗扒開了，一張蘆蓆早已爛成了泥，連骨头也都給拖散了，唉！窮人命，就這樣不值錢哪！

「叭！」——一聲清脆的槍聲，听聲音还很遠，可關大媽覺得就像打在耳朵跟前似的，嚇得她急忙站起。可四週靜悄悄地，不見個人影，風仍在擺弄那一片野草。掉頭望望通到鎮上去的那條大路，連個過路人也沒有，只是在遠處揚起了塵土。

關大媽放下心，正要坐下來，忽又听到「砰砰」兩下。接着就看到靠近大路那邊的草，亂紛紛的朝兩邊倒。關大媽不由自主的走上幾步去看，只見一個人，臉朝下，爬在地上直喘，肩膀上一大片血，把件藍布褂子都滲透了。關大媽給怔住了。那人听到响動，就一躍站起來想走，却正好和關大媽打了個照面。那人呆住了，關大媽也抽了一口冷氣。

這個黑黑瘦瘦的小伙子，不是在我家跟桂平住過半宿的嗎？……唉！這孩子頂多比桂平大兩三歲，看他淌的這些血，淌得臉都變了色，家裏老人孩子還不知怎麼在盼呢！年紀這樣輕，也像桂平一樣的遭了害……。

砰砰，槍聲又在大路那头响起來，關大媽眯起眼朝大路上一望，隱約的看見跑來了十多個人。回頭一看，那小伙子，一彎腰正想走。突然，關大媽自己也不知是從哪裏來的力氣，一伸手，拉住他就朝桂平坟前跑。……

清剿大隊上的兩個傢伙，滿身臭汗，吆五喝六的跑進坟場，只見兩個老太婆，一個扒在坟上，一個正在一邊哭嚷：

「好了！哭兩聲就算了，你總算也對得起他了……」

「喂！老太婆，看見有人朝這裏跑沒有？」

「啊？人哪？——喏！死了呀！是她的小兒子，死了兩個月了。」關大媽大聲說着，連自己听着，也覺得這不像自己的喉音了。

敵人踩着腳，又對着關大媽的耳朵叫了一遍。

「人？……」關大媽恐怖的叫了一聲，說道：

「啊呀！老總啊！你把我的汗毛都說得豎起來了，你們難道不知道，這裏是個多年的亂坟場，有名的窮鬼灘。到了月初月半，碰到天陰下雨，連大白天都會出來遊魂的，我們上坟的都不敢單身來，老總，你可不能這麼嚇我這個老婆呀！……」

天色更黯淡，更陰沉了，枯草瑟瑟的搖擺着。

叭的一声槍响，劃破了死般的沉寂，敌人对空放了一槍，壯了壯胆，又对準扒在坟上的老太婆，踢了一脚，正要開口，關大媽就接口道：

「她哭得暈过去好幾回，恨不得跟了她兒子去呢！還管什麼人跑不跑的。」

這時，天上浙浙瀝瀝地下起雨來。

兩個賊兵向四週瞅了兩眼，走了幾步，又緊走了幾步，就慌慌張張地跑起來，活像後面有人在追似的。一直跑出了坟場。

關大媽看他們走遠了，才像做了場惡夢似的醒了過來，趕緊拉着那個戴着她的头巾草帽，穿着她的大褂的小伙子說道：

「孩子，我們快回吧……」

可她話還沒說完，自己就坐倒在地上，腿軟得怎麼也站不起來了。

一路上，兩個人也不知誰扶着誰，跌跌撞撞地走着，天黑透了，才悄悄繞過村子，走進那所孤單單的草房，幸好沒一個人看見這一对「老媽媽」。

關大媽活了五十多歲，很少這樣喜歡過，原來自己救的這個小伙子，就是敌人懸賞十兩黃金，做夢都想逮捕的倪老虎。可老百姓都叫他貓子，提起這位貓子，那是三歲小孩都知道

他是個出色的新四軍游擊隊員。傳說他會使雙槍，涉水能走過長江，聳身能上屋，貼地能爬行。敌人一聽他的名字，都會嚇得掉魂。

關大媽透了口氣，好容易劃着了火柴，可是火苗老是对不上灯草。

她點了灯，急忙冲了兩個蛋，端到貓子面前。就問他：家在哪裏，父母可還在？一邊就安排小孫子順順到裏屋睡下，自己才在貓子對面坐下，看看貓子用一隻手托了碗，吃得正有味，關大媽悄悄地嘆了口氣。

桂平吃起東西來，也是這副架勢，不管再孬的東西，放到他嘴裏，也吃得有滋有味的……唉！貓子這孩子也可憐，打小就沒了爹娘，自己在外飽一頓、飢一頓的，長到這麼大，也沒有人疼過他！唉！窮人怎麼都是一樣的命呢！……

關大媽這時已忘掉自己受的罪比這還要慘些，只是一心一意的替貓子難受起來。

貓子一邊吃，一邊就看着這間空蕩蕩的屋子。屋子用蘆桿隔成兩間，屋樑上橫擱着兩根撐船篙子，一架爛了的水車。靠隔牆放着桂平那張空空的床，床上還依舊掛着那頂薰黃了的破帳子……順順均勻的鼾聲，輕微地从裏屋傳來。坐在對面的關大媽，滿頭白髮，睜了花眼，慈祥地望着自己。

貓子心裏有一個什麼東西在顫動，一股股的酸味，直堵到喉嚨，他慢慢的推開碗，站了

起來。關大媽見他突然不吃了，就緊跟着站了起來：

「孩子，傷痛得厲害？吃罷！吃了才有力氣，才能熬住痛。吃！啊？」

她那双瘦骨嶙嶙的手，顫顫地把碗直朝貓子面前推，小心翼翼地，唯恐他不肯吃。

貓子覺得自己全身的血，都翻騰起來，往腦門上衝，就是拿出游擊隊員的那份冷靜、沉着來，也按不下心裏的激動。

這就是面對敵人，那麼勇敢、沉着地救了自己的關大媽；這就是機警地救了自己的關大媽呀！

貓子勉強抑制了內心的激動，默默地在關大媽面前站了一刻，才說道：

「娘！我走了，你要是不害怕，往後我常來看你……」

關大媽不等他說完，一把抓住他的膀子說道：

「孩子，你大媽要這樣沒胆量，就熬不到今天了，你大媽活這一輩子，怕過新四軍沒？

对那些干惡不赦的人心軟過沒？我吃素也是想給兒孫積德，別讓他們像他爺爺一樣，活一輩子，只是人家攔裏的一條牛……你懂了他大媽這個心沒？……好吧！你今晚就在桂平床上歇吧，把衣服脫下來，看！糊了一大片血，就能走嗎？」

她說得這樣輕，可又這樣執拗，竟不由得人不听。她說完，就把那張空床收拾好，拿了

血衣就到院裏去了。

貓子肩上的傷口，火燒火燎似的痛着，渾身癱軟，一到床前，身子竟不听指揮的倒下了，可是剛一躺下，心裏又焦急起來：

自己怎麼會這樣昏，竟在這裏睡下了，萬一出了事，不連累了大媽麼？不行！還是走，馬上走！快跳起來走呀！——不，現在走，大媽會傷心的，還是稍躺一会，等她睡下了，再悄悄的走！——……對！悄悄……

硬是自己把自己從甜睡中扳醒過來，也不知自己睡了多久，一看燈熄了，院外沒有一點動靜，雨也不知什麼時候停了，四周一片黑漆漆的靜寂。

該走了！可是身子像灌了鉛一樣，又重又冷。貓子咬了咬牙，對自己發火了，這才勉強地下了床，摸到鞋穿上，慢慢摸索着跨出了堂屋。一出門，就見院門關得緊緊的，中央黑黝黝的坐着個人。貓子一嚇，急往旁邊一閃，隱在一個大水缸後面，定睛一看，原來是關大媽任一張小櫈上坐着，面對着院門，挺着腰桿，一手罩着耳朵，白花的頭，正在轉來轉去的凝神細听。

夜，還是那麼黑，那麼靜。

關大媽心裏又像潮推浪湧似地翻騰起來；

想到要是兒子不死，今天看到他娘做了這樣一件事，不知他会怎麼喜歡呢！想想又埋怨兒子糊塗：你在外跟貓子他們幹這種事，不該瞞着娘，我做娘的，不能跟你們一起去幹，還不能代你們遮蓋提防些？要早這樣做，你也不會這樣早死，从前新四軍住在我家，我是拿什麼心對待他們的，你不是不知道啊！再想想自己，吃了半輩子的素，也做了一輩子的好人，到今天頭髮都白完了，才算真正做了一件對頭的事。今後，自己雖不能親自拿着刀子去給兒子報仇，可也不是個廢人，桂平啊！總算你沒白白的託付我這一番了……。

雨不下了，風又起了，院裏那棵槐樹的禿枝枝，直抖直抖的磕碰着，關大媽裹了裹衣裳，挺了挺腰，又全神貫注地細聽起來。

貓子默默退到床上躺下，心底緩緩升起一股暖意，把一身的寒冷趕跑了，只覺得自己那死了十多年的母親，又活過來，守在自己的床边，又好像自己小時，跟母親到鄰村去要飯，自己給一羣猛叫猛咬的惡狗圍住的時候，母親走來把狗趕開，輕輕地把自己抱在懷裏……貓子眼睛濕潤潤地又進了夢鄉。

三

在游擊隊活動的邊緣區裏，新增加了一個紅色的「點」。這就是那竹林前的小河邊，土坡

坡上關大媽的那所茅屋。

她还是吃素，也常到兒子坟上去，不过除此以外，她常常会莫名其妙的背了個簍筐，走一二十里路，到陌生的村裏去檢牛糞，也会突然地到敵人據點裏去買一籃子豆腐回來。提了水罐飯籃，帶個草耙上山拾柴去，那更是常事。

也就這樣，游擊隊的通訊聯絡，就像健全的神經系統那樣靈活自如，最难遞送的武器彈藥，也通過了各種崗哨的檢查，到了游擊隊員的手裏，游擊隊的傷病員，躺在荒涼的山洞裏，不怕是在敵人最瘋狂的高压手段下，每天清早總看見關大媽顫巍巍地帶着飯菜、開水，爬進洞來。

漸漸，這一帶的游擊隊，上自縣長，下到每個游擊隊員，不管見沒見過面，都知道他們有了一個媽媽。小河邊的那個村子，就是媽媽村。不久，連敵人都知道，游擊隊裏出了一個媽媽，十分厲害，可就是不知她長得是高？是矮？是胖？是瘦？於是，敵人在搜查、清鄉的時候，對三十五歲以上的婦女，就格外注意了。

稻子上場了，又到了秋涼時分。这一天，關大媽提了空飯籃，從山上回來，沿路順手拾幾根枯枝，慢慢走回家來，心裏还有些發跳。

這是每次都這樣的，當她鎮鎮靜靜做完了一件工作後，心總要抖上頓把飯的工夫。今天

也不例外，可是抖得有些異樣，好像總有一件事沒做妥貼。到底是什麼事呢！又想不起來。

關大媽疑惑的快走到家時，就望見村裏變了相了。村頭稻場上，老老小小，站滿了人。破布爛鞋撒得遍地都是，豬在拚命地叫，鷄嚇得撲翅翹翅地到處亂飛。場上的人都擠在一起，一聲不响。關大媽趕上幾步一看，清剿隊挨門挨戶地在搜糧食，掀床板倒箱子的乒乒亂响。到這裏，關大媽倒反而心定下來了，在人堆裏找到了順順，就和大家站在一起，看那些人搜查。哪怕敵人搜到天上去，新下來的穀子，早已安安穩穩地堆在那邊竹籬下的地窖裏了。這是前幾天，關大媽有意跟大家閑談閑談，約齊了一起埋藏起來的。其實，關大媽靠的是幾分榮園，自己倒並沒有多少糧食可埋。

哪知青天响起了霹靂，平地起了風暴，一個胖傢伙，拿了三疋布，站在關大媽面前：

「這是什麼東西？」

「這是……」關大媽全身的血都凝住了，這是游擊隊的棉衣啊！昨天貓子才拿來，要發給大家的。

「這是布。」關大媽剛說完，心裏就想起了，自己剛才惴惴不安，就是爲了這布沒安好。

「我知道這是布，哪裏來的？你要這許多布，幹什麼用？」

「我兒子在的時候，就是擺小布攤的，他死下來，還剩幾疋布，給我賣賣吃吃，就剩下

这三疋了，你不信，問問大家。」

大家听了，心裏倒給弄得迷迷糊糊的，不过嘴上都齊声应道：「是啊……不錯……」那個胖傢伙听了，得意地笑道：

「好！到了鎮上，我們就知道她兒子是不是擺布攤子的了。」

關大媽一听这话，就把順順跟手上的空飯籃，悄悄地交給鄰舍王嬌嬌，又輕声囑咐順順道：

「奶奶不在，要听嬌嬌的話，乖！啊！」說完，把自己头巾紮紮緊，就跟着清剿隊走了。

百把双眼睛默默地送着她，看她越走越遠，直到望不見了，這時大家才弄明白，關大媽真的給逮走了。

当天晚上，通鎮的大道上，一前一後走着兩個人，前面一個是當地的兩面派保長，他接受了游擊隊的命令，去鎮上用錢解釋關大媽的。後面慢慢走着的那個，是貓子，他多少年來，接受過多少艰巨複雜的任務，甚至有的是要背了命去做的，可他連眼皮不眨一下，泰然的完成了任務，又泰然的接受新的工作。從沒有一件工作，會叫他像今天這樣受不了的，他越走越慢，越走越沒勇氣。